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来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謄録貢生臣劉 塏

十六國春秋卷十四

後趙録四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湍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名後鎮鄴

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畧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以專征歲久威

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彊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爾吾亦當叅卿於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

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他日光復乘間言於勒曰陛

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
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
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為受命之主每一思之
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
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
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美
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
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爾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器所向輒克天下皆言其英武亞于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荊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名其子邃將兵入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讓位于虎虎曰

君覺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泣涕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預論遂以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熈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偽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兾州刺史封

河間王韶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更命太子宫曰崇訓宫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勒宫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密謀堪請出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后詔討虎事洩虎炙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逼

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鎮關中
朗鎮洛陽起兵于二鎮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
遣使降晉虎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
城潰獲朗刖而斬之進攻長安以挺為前鋒大都督生
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為前鋒拒之生統
大軍繼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
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澠池枕屍三百餘里鮮卑密
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已死懼單馬

奔長安郭權復收衆三千與鎮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户於關東生部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率户二萬迎降虎拜洪光烈將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説虎宜徙關中豪傑及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萬户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

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徙居清河之灄頭虎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為鎮一作征西將軍秦一作雍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敖及子章武王斌等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鄜次于華

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
幷二州諸郡南羌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
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
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犄句大之後與斌
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等乘勝追擊懸軍深入
為羌所敗死者十有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
大怒遣使殺郭敖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
十月弘自齎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

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于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臺請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遂以晉咸康

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幷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宫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馳名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

後趙錄五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㔨邪父曰寇覔寇覔有四子虎第四勒父𠿝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為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遇之於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

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射尤善彈數彈人為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曰此兒兇暴無度一作頓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汎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一云快牛為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為復小忍勿郤之至年十八稍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衆

甚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為無道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齊者因獵戲輒以事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以勲高一時謂

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婢一作兒每一憶此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

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禄大夫王波為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邃為太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襄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

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為洛州又改陳留郡為建昌郡屬洛州虎諱言勒呼馬勒曰䜌羅勒曰香菜時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王朗討之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䠯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收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鸛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衆南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歷陽歷陽太守袁䠯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

一作擊

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宣為都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渡沔寇中廬圍桓宣于襄陽輔國左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

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軍饑疫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陷没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為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為征虜將軍戍邾城虎以祖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琅邪費縣俘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

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鸛雀臺成賜匠各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宫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宫澍雨周洽虎大恱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

㐫朔望朝會節乘軺軒冬十月羌薄句大猶保險未服遣子童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幷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是年奉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賚百姓穀帛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

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兹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冬十一月索頭郁鞠率衆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

以乆旱穀貴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直米二斗銀一兩一作斤直肉一斤流亡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所生賴或掘野鼠捕蟄鷰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随山澤採橡一作橾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所侵人無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奪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

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殿遂免穀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採穀城山文石為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趺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以三三為位謂之九華沈約詩曰徘徊九華宮即此宮也北建逍遥樓東北建披雲樓城門上建珉琄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

帶内有瑜石床以玳瑁為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太武殿懸紫綬于梁柱綴玉壁于綬又造東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層樓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疊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窗戶宇朱柱白

壁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遥望岧亭便見此門巍若仙居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巧工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一作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瀧瓦金鐺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于樓下開馬

埒射場週迴四百步皆文石丹砂及彩畫于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琢衆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氏于樓上或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感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鄴中又造衆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閲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

為臺基高五丈列觀其上虎常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宿將雲騰黒矟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髐箭一發五字水經作放鳴鏑之矢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有班賚虎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黒矟從事故以黒矟為號又以介羽漆砂即名鬭鷄臺以鬭鷄為戲其北有臨漳宫

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箇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氷井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

閤上有氷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氷三伏之日以氷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改車服着遠遊冠臨軒大會着丹紗袍獵着金縷合歡袴改虎頭鞶囊為龍頭鞶囊又改直

盪冠為龍騰冠以絳幘于襄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龍罇作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玉十斛又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裏服天曉行禮公執圭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象太武殿前溝水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龍以疏其水相去六七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脚下入諸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側宇櫨栱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綵麗室中

臨池上有石床别為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珷玞為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為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于池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為囊嚴氷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温引浴室中名曰燋龍温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宫人寵嬖者䙝媟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泄水于宫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

恱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團作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槃帶十斛于二樹之間冬月施蜀一作熟錦流蘇斗帳又用明光錦以白縑為裏名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爇以百和香安金蓮花以冠帳頂帳之四面皆作十二章相釆色燿爛又作沈一作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囊受三升以沈香注帳之四

面上有十二香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沈蘇或用黄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大小明光錦大約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縑為裌帳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縠文羅為單帳織錦羅在中尚方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萄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罽有豹頭文罽鹿子罽花罽或青綈或白綈或黄綈或緑綈或紫綈或蜀綈

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圖畫列仙奇異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枝扇其上或作綠沈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人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

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文鴐有金銀輦雲母輦
數百乘皇后出乘嵩輅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卧輦
以雲母代紗中外四望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
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醆彫飾並同其參帶之間
茱萸畫微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員轉也御床
獨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宮别妾房中有
小形玉床又有轉關床以射鳥獸其作褥周三丈用錦
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

五彩席所以祭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為五彩色又有三人臺及宮内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為曲鏡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斬正會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輙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尚書官屬皆着紫

袴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俘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尺橦頭安兩木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高一作鳥）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獮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頭或在尾馬走如故名為猨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

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烏獸繞其上又宮妓數千人盡着皂構頭着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日皆着紫綸巾織熟錦袴腰中皆着金銀鏤帶手持雌黄宛轉角弓脚着五彩織成韡隨時遊於戲馬臺一作觀虎與皇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

用金每年三月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又令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閶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爲之高皆一丈六尺是年魏烈帝諱翳槐出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

虎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稱皇帝自貶為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追尊祖訇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立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太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諸子為王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一作

十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强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强騎都尉復其一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虎以為應符之兆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輙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

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玆議令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强遇而厭之太子邃既總百揆淫虐無道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仇虎又荒躭内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甚恨之秋七月邃潛謀爲逆乃稱疾不視事（詳具邃傳）虎聞邃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尚書往察

邃呼前與語抽劒擊之虎聞大怒收中庶子李顔等誅之幽邃于東宫廢為庶人其夜殺邃幷其妃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之宫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廢邃母鄭氏為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為代王城盛樂而居之以其弟昭成帝什翼犍為質於趙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段屈雲襲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為横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竝率衆來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雄攻安次斬其

部大人郁樓奇遼懼率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保於平崗遣子乞特真送表及獻名馬虎納之遂入令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兖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敵郁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郁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

宫論功封賞將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出為肥如長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燾居就令游泓

武原內史一作令史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壬辰引退皝遣子恪率胡騎三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逃遁惟游擊將軍石閔一作冉閔一軍獨全于是以趙攬復為太史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因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偏于丞郎以劉羣一作臺為中書令盧諶為中書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

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于
虎曰蒲洪雄俊驍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不
納待之愈厚虎謀伐昌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
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
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海濵又令青州造船
千艘以謀擊燕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五月使太子宣
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

六月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吾之責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子司徒韜金鉦黄鉞鑾輅九旒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鄴殺之冬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

慎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邀之故臣使為秋司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真偽雜揉多往愆過乃下書問中書令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

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中書著作郎王度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

漢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行兼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姓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士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勵是年魏烈帝疾病命

諸大人迎昭成立之既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昭成在遠來未可必比至之間恐生變亂宜立長君以鎮衆望而烈帝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寛和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立吾安可越次而居大業乃自詣鄴奉迎昭成請身留為質虎義而俱遣之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後趙錄六

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于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㕙一作象為庶人夏四月辛未晉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

巴郡江陽獲蜀將李閎黄桓等又欲率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咸康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髙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

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伸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違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胡之強弱胡之強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一作矣）自勒初起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

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内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爾賊一作胡前攻之爭疆埸爾得之為喜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令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重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聞而

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昔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强不及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而以沔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内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爾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来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

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爾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弟懌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假節鎮魏興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虎燕復遣别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為鎮遠將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晃支為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八月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石鑒石閔李農張貉一作張賀度下同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荆揚北鄙九月石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陷沔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

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等五人張貉攻邾城敗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寶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西陽太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以郡迎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級乃潛師而退遂掠漢東擁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李寠為御史中丞特

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慴州郡肅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甚厚巨竟以疾卒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一作簡）已來遂在戍役之所（一作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華族（華族一作舊族）隨才銓敘思欲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冬十月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率衆

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廹近燕境數遭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於遼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至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臨漳滏口祈之久而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

所困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
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
遂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
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又命佛圖澄自行
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是年大
收秋七月虎遺漢主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
江南九月尚書令夔安卒虎將討慕容皝命司冀青徐
幽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

軍滿五千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以供一作備軍征之用一作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兖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內馬少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收百姓馬四萬餘疋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為令僕之責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為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眞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

宛陽大閱于曜武場冬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出皝入自蠮螉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畧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恇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勑平原為起甲第是月挹婁國一名肅慎氏遣使通貢虎召其使而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閎自晉來奔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

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閎以死自誓若得返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亡命之夫爾于趙何損壽既號竝日月跨僭一方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反取誚戎裔不若直書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矢石砮遺壽曰使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於是遣閎歸報備物以酬之閎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内下詔曰羯使来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

職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
專決刑賞不復啟白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
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
國之儲貳朝夕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邃往以閑政致敗
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周有子
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
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憚虎之威遣別駕
馬詵來朝虎初大悦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

斬詵侍中石璞諫止之（詳具璞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横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内馬少乃下令禁民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疋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宮室自襄國起閣道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

輒一宫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黄門宿衛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内外大小行宫夾道樹榆威暑之月人行其下冬十二月作臺觀行宫四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有赤橋之宫勑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兾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獸所食者三分居一兼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

三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
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
夜歸又多輕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
據四海乾坤冥讚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
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
為先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

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戚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𩔖盈塗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權一作要欲求媚于宣因説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壯儲威宣悅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

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率多鬻子以充軍須猶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一作獸一夕忽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

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大悦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為雌產一狼子即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初成

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
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帢彷彿微出虎大惡秘而不言佛
圖澄對之流涕
建武九年夏五月虎帥衆伐慕容皝為皝所敗時晉建
元元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荆等諸軍事庾翼以滅胡
取蜀為已任遣使東約慕容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
議多以為難惟車騎將軍庾氷意與之同而桓溫等贊
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

軍趨丹水温為前鋒水督帥衆入臨淮並為所統虎汝南太守戴閑帥數千人奔降丁丑康帝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萬餘人將自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閑已帥部黨歸順宜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前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為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瀕之士懷仁抱義食胆飲血罹

其禍酷心存倒懸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荆州刺史亭都侯翼髙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桉尚父之畧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落葉也八月太白犯歳星歳星在軫虎遣寧遠將軍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太子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内淫秦公韜沉湎好獵生殺拜除皆扁所决

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惟侍中鄭系王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疋以配曜武閼將馬主皆復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降并獻駿馬萬疋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軍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張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

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所聚羣兇因以肆虐征北將軍張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名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鴈數百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

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位在左右光禄上置鎮衛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軻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

受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勒既禽曜秦人東徙軻留長安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廹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於永昌乙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軻在永昌虎每有饋餽輙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其有深致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毆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軻視而

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祼寢其中下無茵褥頼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發輌被露其形大笑之輌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於是咸以焦光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戸供之自歸秦州教授不絶其後秦州兵亂輌弟子以牛負輌西奔為戍軍追禽遂為所害

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瓘攻王擢於三交城擢敗奔還太子宣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

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于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因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太史令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于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爾虎乃下詔追波前議楷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漳水

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尅而還黜為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六月又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先一作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方而中年以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

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
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
用康羣黎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
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
惟元日乃開立二畤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
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來降冬十一月虎初起河
橋於靈昌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輙流去工五
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

侍郎崔收沈璧於河明日所沉之璧流于渚上波蕩上岸地震水涌樓臺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䀝䀝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寵于宣頗預朝政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

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髪者輒拔為冠
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髪白之虎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為
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竂之信然徵鑒還鄴
収松下廷尉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幷
州十六萬人一作四十餘萬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
大不堪乘馬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覇帥工匠四千
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格
獸車四十乘立三級作樓二層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

昇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為獵場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閒民無寧志矣又發豫荊究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

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脇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宫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為能封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懷綏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

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路永以郡來降虎署為征西將軍屯於壽春冬十二月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為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史桓宣伐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虎所敗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劉塏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後趙錄七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囚之冠軍將軍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

孚海内也傾宮瓊臺（一作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剳
故其亡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宫足康帝宇又修
長安洛陽宫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
之亡恒必由此而忍為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
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宫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
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令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
自陛下德政失和隂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
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

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頗止作徒罷苑囿出宫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省之不悦憚其强直寢而不納弗之罪也爲之停長安洛陽作役於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昃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絶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軍王擢擊張重華龔武衛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戸于雍州又使凉州刺史麻秋征西將軍張伏都一作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遣中堅將軍謝

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是年虎晝寢永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於此虎后杜氏祠先蠶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

軍率司幷州兵二萬餘人為秋後繼涼將宋秦等率戶
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尾麻秋
憚之不進涼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秋軍後秋退涼
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勲魚汲死之失軍士三千餘
人秋單馬奔大夏尋與石寧進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
始興武街重華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寧戰於沙
阜寧等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
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擊重華

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衆來拒八月戊午秋逆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貪而無禮既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

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郡(一作羣又作麟)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一作塘)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五月發五百里內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行旅作役凍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乃誅尚書令宋(一作朱)軌以塞天災又於華林苑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

注天泉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奇花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

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化為鼀故武又名玄武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之於殿庭又鑿北城引水于芳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鄴有一妖馬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宫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秋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

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於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爾宣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至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輤車一作輦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獸有屏一作迸又作奔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

戰慄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冐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遊於泰雍亦如之宣數惡韜柬政終有代巳之意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冬十月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陜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來降自河以南氐羌始皆來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者以為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力士鉅鹿楊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臨喪吾因行大

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秋七月宣將殺韜乃先詣寺與
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
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爾虎夢龍飛西
南自天落地旦而召澄問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
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
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

使少者不惛惛即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社日東南有黄黒雲大如數畆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黒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閒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與僚屬讌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

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十餘人夜緣獮猴梯而入斫殺韜於精舍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恐在蕭墻之內慮生非常鑾輿不宜輕出虎以佛圖澄先誡乃止遂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懼其不入乃

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一云敗乃事矣科踰墻獲免虎馳使收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皆亡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

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羮飯以猪狗法令食之取殺韜刀箭舐其上血哀號之聲震動宫殿佛圖澄諫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含恕加慈者福祚猶長尚有六十餘歳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宫也虎不從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髪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

腹如𩊠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築中臺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帶絶時人莫不為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廢其母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宫以養猪牛東宫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凉州先是散騎常侍趙

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
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
坐其二兄有寵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耆少
女於芳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
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
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
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
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邽也張

豺獲劉曜幼女安定公主年十二有殊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其母皆出自娼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輒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勑公卿上疏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

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以昭儀為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明之署攸為太傅嘏為少傅冬十月虎使苻健冦竟陵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故澄言及之十二月辛

已大雨霖虎閗佛圖澄澄曰其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

是年造刀一口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隷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即皇帝

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改元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

爵為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宫髙力等萬餘人

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在赦例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

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髙力督定陽梁

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

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憒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拔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憒所敗秦雍閒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奔潰戍率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鎮長安盡銳拒之一戰而敗憒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虎遣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征西

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皐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時寢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宜當見我面授方畧破賊而以食食我我來覔食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也欲引還

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為而病兒幼時
不擇善人教之使至于為逆既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且汝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
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
老羌為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
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
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
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

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履劍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畧陽郡公二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重始平人馬昂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北犯河鼓洛陽一作濟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硤上夜忽鳴喚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脚夏四

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竝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復使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

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禁兵一作兵馬或言乞以為皇太子虎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内耶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仰藥而死已已虎薨於金華殿及遵僭立葬於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虎以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

年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